附錄目錄



附錄

中國文言分歧之原因

中國因文言不同，因之於教育上，於文學上，發生許多問題。今改用國語，則此種問題，在運用上已解決；不過成爲文學史上之問題，而待學者之研究耳。吾今所論者，即文學史上之問題是也。

今多數人謂中國古代，文言本來相同；逮至後世，文字爲貴族所專有，而不爲平民所公有；於是文字語言，乃分爲兩途矣。此說初視之，似爲確切不移，實則此尙非其最初之原因。其最初之原因，乃根於製字而來，再次乃根於書寫之工具而來，今分別論之如左：

何謂根於造字而來？西洋製字之法，完全爲諧聲；諧聲者，隨語言

而製爲文字，當然文言不分。中國製字之法有六，而最早者爲象形；象形者，隨物形而製成文字，與語言初不相關。如⊙象日之形，而在語言則爲日頭；（古人稱日頭，或單稱日，今不可得而知，茲假定如此，下文再詳言。）是在語言多一語尾，而在文字已將此語尾截去矣。且無論何地，方言不同，無不各能以其方言，讀此⊙字矣。此文言分歧之最初原因也。「⊙」字如此，其他象形之字可知。除象形外，雖有用他法製成之字，然多數與象形有關，且純形象字亦佔字之一部份。此吾所謂文言分歧，乃根於製字而來也。

何謂根於書寫之工具而來？中國書寫之工具，發明甚遲：秦始有毛筆，漢始有紙，宋始盛行木刻之印版，清末始有石印鉛字之法，自歐洲輸入。秦以前，以刀爲筆，以竹爲簡，書寫之難，可以想見。

語言之出於口也，無妨冗長；文字之刻於簡冊也，力求簡短。删其無謂之詞，鍊成適當之句，則由語言而文字，已經過一次極大之變化矣。

古人之語言，今不可得而聞，頗難舉例證明。然吾讀「子曰學而時習之」一句，吾可決其「子」字上省去一「夫」字。何也？孔子弟子互相談論，其稱孔子也，皆曰夫子。如「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之至於是邦也。……」如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如「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諸如此類，不及徧舉。而記載孔子之言，則一例作「子曰：」是應作「夫子曰，」特以書寫艱難，且此語又極多，故一例省作「子曰」耳。

由此類推：則其他冗長之語言，鍛鍊而成簡單之文字也，可想見矣

。厥後紙筆發明，而書寫便，故文字亦漸變爲冗長，而日與語言接近矣。

今日白話文流行，固由於社會之需要；然亦由於石印鉛印之印刷術，有以助其成功。否則雖有紙筆及木版，吾恐爲書寫與印刷計，不得不仍用文言也。此吾所謂文言分歧，乃根於書寫之工具而來也。

或曰：如君前文所謂「日頭」者，君何以知古人語言之必有此語尾歟？余曰：語言有語尾，無論何國，大抵相同，中國語言，亦何獨無語尾哉？如日頭，木頭，石頭之頭，卽英文中之D或T也。杯子，盤子之子，卽英文中之S也。不過在西文語尾卽附綴於本字之後；中國之文字初則截去語尾，繼乃另用一獨立之字，在本字之後：此可知中國古時語言之有語尾也。

又如小兒呼父曰爸爸，呼母曰媽媽，此天然之音，中外皆同，豈古今有異哉？然在中國文字中，不作「父父」「母母」而但作「父」「母」。」（父爸音相同，母媽音相同。）是可知在製字時，語言雖有重音，而文字則只是單字，因而語言文字，分歧爲二矣。

所謂古文

中國文學作品中，一大部份，前人名之曰古文。如古文辭類纂，古文觀止等選本，皆以古文爲名。然試問古文二字之界說如何？則不能有明白之答復。如以爲古乃對今而言，文乃包括一切文學；何以詩又不在古文範圍內，而另立一名目曰詩，與文對稱？此不可解者一也。既屏詩於文之外矣；然離騷又列入古文之中。此不可解者二也。舊分一切書籍爲經，史，子，集；古文在集部，然古文選本，

或兼選經，史，子，之文，或不選經史，子，之文，漫無標準。此不可解者三也。凡此種種問題，絕不能有適當之答復；蓋前人於此，初無理由可言，不過習慣如是耳。令卽就古文而言：考古代無所謂古文也。古文之名，始於韓退之。魏，晉以還，文體日以不振；韓退之出，以古文相號召，時所稱爲起八代之衰者也。於是古文之名，乃以成立，遂相沿至今。古文之分類，始於任彥昇（昉）之文章緣起，直至姚姬傳，曾滌生，而始完備。姬傳分古文爲十三類：曰論辨，曰序跋，曰奏議，曰書說，曰贈序，曰詔令，曰傳狀，曰碑誌，曰雜記，曰箴銘，曰頌贊，曰辭賦，曰哀祭，一一爲之說明。（見古文辭類纂）曾滌生因之，而更爲十一類：曰論著，（着作之無韻者）曰詞賦，（着作之有韻

者）曰序跋，（他人之着作序述其意者）曰詔令，（上告下者）曰奏議，（下告上者）曰書牘，（同輩相告者）曰哀祭，（人告於鬼神者）曰傳誌，（所以記人者）曰敍記，（所以記事者）曰典誌，（所以記故典者）曰雜記。（所以記雜事者）而又統括爲三門：曰箸述，（前三類爲箸述）曰告語，（次四類爲告語）曰記載。（末四類爲記載）（見經史百家雜鈔）欲知古文爲何物，但讀古文辭類纂，及經史百家雜鈔二書之敍目可矣。曾氏之分類，與姚氏之分類對照如下。

姚氏分類	曾氏分類
論辨	論箸
序跋	序跋
奏議	奏議

書說	書牘
贈序	（無此類）
詔令	詔令
傳狀	傳誌
碑誌	（附入傳誌）
雜記	雜記
箴銘	（附入詞賦）
頌贊	（附入詞賦）
辭賦	詞賦
哀祭	哀祭
（無此類）	敍記



（無此類）　典志

此種分類，完全爲過去之陳跡，在現代已失其價値，無庸言矣。若以文學史所區分爲理事情三者，與曾氏之十一類對照則：

論箸　敍跋　奏議　書牘之一部份　皆屬於理

傳誌　雜記　敍記　典志　皆屬於事

賦詞　哀祭　書牘之一部份　皆屬於情

惟詔令則頗難歸納於三者之中。而書牘之分屬於二類者，其論政，論學之書牘，當屬於理；而司馬遷報任安書，李陵答蘇武書等，則又當屬於情也

然則所謂古文，在今日當如何以讀之耶？余竊以爲：

屬於理者，大概可當演說錄看　因其非陳說即辨論也。（其源出

於縱橫。）

屬於事者，除典志外，大概可當小說看。因其所記多可以補正史之缺，而堪稱爲野史也。野史即小說矣。

屬於情者，大概可當抒情文看。

演說錄，小說，抒情文，乃今日流行之名詞；用以包括古文，亦無不當。而今人以讀演說錄，讀小說，讀抒情文之眼光，以讀古文，則亦較有興趣矣。

中國小說之源流

中國小說，發源甚早，而頗難定其始於何時；蓋古之所謂小說，非後世之所謂小說也。小說二字，見於漢書藝文志，所謂小說者流，出于稗官是也。可知古時立稗官以採街談巷語，用以觀治亂得失；

與立採詩官之採詩，用意正同。然則當日之所謂小說者，殆今日報章所載各省新聞及本埠新聞也。故小說又稱野史；野者，對朝而言也。在昔君主政體，以朝庭爲本位，歷史所紀，皆一姓之興亡成敗，及一朝之典章制度，民間事無與焉。其記民間事者，則謂之野史，亦卽古小說也。而同時復有一種寓言，託物寓意，如莊周之逍遙游，孟子之齊人妻妾等是也。大抵周秦諸子，幾無不有寓言，唯片言隻語，未嘗成爲獨立之短篇小說。遞演而爲陶淵明之桃花源記，已具小說格局。唐人宗之，如南柯記，枕中記等皆是也。再有一種神話，發生亦甚早，與前二者難分先後。如逍遙游中之鵬鳥，亦神話之類，不過別有寓意，非純然以荒唐賓怏談耳。鄒衍談天，卽神話小說之淵源歟。

由此可得研究之門徑，先將小說分爲形式及實質而研究之：今先論實質。實質可分爲三派：一野史派，二寓言派，三神話派。

野史卽所謂出于稗官者是也。漢志所載周紀，周考，虞初周說，是野史之最古也。惟其書不傳，今所傳者，以劉向之列女傳爲最古。此後晉人作者甚衆，而風氣亦漸變；大抵野史類之小說，自發生以至今日，共經過四時期。

第一時期。人事皆眞，不過係民間之事，或宮廷瑣碎之事，不記于正史者，故謂之野史也。

第二時期。人眞事假，卽揑造假事，以資點綴而動人聽也。如唐人虬髯客傳，事多不實，然李衞公，太原公子，固實有其人也。卽三國演義中之曹操劉備等，水滸中之宋江，亦皆實有其人也。不過劉

備賣草鞋，孔明借東風，宋江吃屎，決非實事耳。然而去野史猶未遠也。

第三時期。影射人名，即記實人實事，或虛實參半，隱其眞名，而別造一假名是也。如紅樓夢一書，某人某指人，某事指某事，說者紛紜，然究爲影射與否，亦未敢武斷。其較可信者，則爲儒林外史中之匡超人爲汪容甫，品花寶鑑中之田春航爲畢秋帆，史南湘爲蔣茗生，屈道翁爲張船山是也。然此風非始于淸人，明人已有之矣。

第四時期。則爲人事皆假，所謂子虛烏有是也。此種小說，以近人所作爲多。野史類之小說，自當以寫實爲唯一之職志，若人與事皆爲憑空揑造，尙何價値之有哉？

次述寓言：寓言自周秦諸子而後，以陶淵明桃花源記最與近日之短

篇小說相似。又如柳宗元之種樹郭橐駝傳，捕蛇者說，亦卽此一類之小說。不過自桃花源記以下，後人皆闌入文集，而不名爲小說耳。再述神話：神話皆荒唐無稽之言，亦初民時期所應有之思想也。中國此種小說，以山海經爲最古。此書不知爲何人所作，或謂爲大禹作，或謂爲伯益作，是決不足信。蓋不特書中地名如桂林等，非夏時所有，卽其文亦不似夏書之渾渾也。今日通行本，有晉郭璞注；或亦謂爲晉人所撰，而託名禹與益者。山海經後，則爲穆天子傳。傳中事實，本於列子，然列子之書，亦爲後人所依託也。復有海內十洲記，神異經，皆題爲東方朔撰，而前人已辯明其爲假託。然則此類小說究始於何時，殊難斷定，大抵謂爲盛行於晉代，則近是耳。至其思想之淵源，則當溯諸於鄒衍談天矣。經晉唐以來之遞變

，演成聊齋志異，閱微草堂一流，幾占小說中之一大部分焉。（說狐始於晉人。）

據此：則中國小說之派別，可分爲三類：一野史，二寓言，三神話。然亦有一書而兼數派者，如西游記，唐僧，實有其人也；取經，實有其事也。是野史也。孫悟空，猪八戒，是神話也。或謂此書亦有寄託，卽道與魔之交戰是也，然則又爲寓言矣。以上所述，均係從實質上觀察所得者，以下再言形式：

形式亦約分三類：一曰記載體，卽今人普通所謂筆記小說是也。大抵宋以前之小說，只此一體。二曰演義體，卽今人普通所謂章囘小說是也。始于宋人。三曰詩歌體，卽傳奇，彈詞等類是也。試詳言之：

記載體自最古之小說，以迄今人所爲之筆記，均屬此類，其中獨立成爲短篇者，大半被前人劃入文集之內，而不名爲小說。惟張山來輯虞初新志，獨從文集中奪回，使復歸入小說領域，是爲創見耳。演義體始於宋仁宗時。天聖嘉祐間，國家閒暇，朝臣日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每事之首，則云話說趙宋某年云云，而通體悉用白話，謂之平話。今演義小說開首話說云云，猶沿其舊。然在當時大抵係優人演述，如今日茶寮之說書者然，故曰演義。瞿存齋詩，所謂「陌頭盲女無愁恨。自撥琵琶說趙家」者是也。起於宮廷，而偏及於民間，則其盛可知矣。據四庫提要雜史類注，謂永樂大典平話一門，所收致夥；然大典所收，今悉不傳，今所存者，以宣和遺事爲最古。自元明以後，此體愈盛；今所盛行之水滸傳，三國演義，均元

明時人所作也。

詩歌體係從記事詩變化而來。最古之長篇記事詩，爲孔雀東南飛，再次爲木蘭詩，再次爲白居易之長恨歌，琵琶行。此等詩實卽後世元曲，彈詞，傳奇之祖也。

記事詩與演義混合，一變而爲元曲。（曲中之唱，卽從詩詞變化而來；曲中之說白，卽從演義變化而來。）元曲盛行於當時，或名雜劇，或名院本，如今所傳元曲選一書，所收至夥。至明末清初，始盛行傳奇。傳奇與元曲略別，如桃花扇，長生殿，全本多至四十齣，元曲則無此長篇也。彈詞始於明代之楊升庵，有二十一史彈詞。後世盛傳者有天雨花，筆生花等。大抵以七字句爲主，雜以說白，文字比雜劇傳奇爲淺，婦女尤喜閱之。亦有盲女唱此以爲業者，故

曰盲詞云。凡此種種，皆偏重聲韻，在乎能唱，可統名爲詩歌體的小說矣。

以上所述，實質野史與寓言並重，神話殊無謂。形式以演義爲佳，以其適用於通俗教育故也。詩歌體中之雜劇與傳奇，則當劃入戲劇之範圍，可脫離小說而去矣。▆（大抵只唱而不扮演者，猶介乎小說與戲劇之間；能扮演者，與其謂之小說，不如謂之戲劇之脚本也。）

今人談小說，最重寫實，殊不知野史派重在寫實，寓言派重在理想，不問事實。而寓言派能導人入於未來之世界，其改造社會之功，亦不在野史下，今人多輕忽之，何也？（如晉以後人之思想，受桃花源記之影響者，不少。惜桃花源記乃取獨善主義，棄世主義，故

此種理想之新村，不能積極發展耳。）

中國之地方文學

地方文學，或謂地方彩色，卽英文所謂Local color是也。按十五國之國風，能一二代表其不同之人情風俗，此卽所謂地方文學也。逮及後世，文學之中心點，趨向貴族，而不在民間，故地方彩色，漸以泯滅。然如最近詩家之所謂閩派，浙派者，猶略有地方色彩之痕迹也。至如純然爲一處方言，土字，而不通行于他處者，在現代有上海土話所譯聖經，及蘇白，粵謳等種，時見於報章及書籍。他省人讀之，則不啻英國人之讀法文矣。今各錄一節如左：

上海土話所譯聖經

百合花，是帕勒斯汀（案帕勒斯汀地名）頂好看個一種花。拉夏天，

更加茂盛。耶蘇拏第個花做比方，勿是話花有啥個信仰，是話到花能彀順天然個性，受雨露個滋潤，太陽個光照，自然而然個生長，毫無一顏思慮，因此就歸榮耀撥眞神。所以神眞賞賜撥拉人一切個恩典慈愛，只要憑着伲個信心，安安靜靜接受就是哉。

（附註釋）個，的也。　拉，在也。第個，這個也。　勿是，不是也。　話，說也。　有啥個，有甚麼也。　一顏，一點也。　撥，給也。　撥拉，給與也。　伲，你也。　哉，了也。

又接近人作小說，描寫上海妓院中事，亦多用蘇白。

蘇白灘簧

（丑蘇白）跡喝，……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强！俺徐亨，只爲家業凋零，養娘勿活，故此在衞輝營中，吃仔一份戰糧，指望關點糧餉，

孝養母弟；囉裏曉得四川洞蠻作亂，殺得地方百姓，無處奔逃。告急文書，雪片進京。兵部大老爺，調齊衞輝人馬，要搭洞蠻打個死仗。故此今朝領了幾兩安家銀子，來辭別辭別阿嫣娘搭兄弟，講講明白。正是：娘前且說三分話，弟面全拋一片心。我且走來吻！（唱）概歎人生勤苦勞。只爲我心高的命不高。指望關粮孝養母，誰知反把禍來招。我的娘，年邁鬢髮蕭。兩弟年輕難撇拋。一頭行走心悲切，歸家辭母別同胞。（白）來此巳是自家門首，讓我揩乾仔眼淚，前去礁門。哈！兄弟開門！（又一句）（生）是！來了！我道風吹竹。原來兄叩門。待我開了大門。哈！二哥囘來了！（丑）是！做阿哥格居來哉！阿嫣娘來篤落裏？（生）母親現在裏面。（丑）倷去請俚老人家出來！（生）是！母親！有請！

（附註釋）咻喝，歎辭。俺，我也。（此字原非蘇白）仔，了也。囉裏曉得，那裏知道也。搭，和也。故此，所以也。阿媽娘，母親也。吻，語助辭。礁門，敲門也。哈，歎辭。做阿哥格，猶言做老兄的。居來，歸來也。來篤落裏，猶言在那裏。倷，你也。俚，他也。

粵謳

春心事，想話訴向春風！總係春風無力，怎得吹散愁容？你睇春色，幾咁繁華！可惜春恨未送！噉就辜負半園春景。自己因恨唔鬆。人話春酒半壺，可以解得春恨萬重。春呀！我怕到醉後回春，恨就轉濃，講到春花秋月，越發惹起儂心痛。唉！春色冇用，春閨愁轉重。重怕惜春人去，剩得滿苑殘紅。

（附註釋）話訴，告訴也。 睇，看也。 咁，音夠。幾咁，如許也。 噉，如此也。 因此也。 唔，音魚。不也。 人話猶言人說也。 我怕醉後冋春，猶言人醉而春能留也。 就便也。 冇，音磨。無也。 按粵謳，爲粵人招子庸作，此二字乃書名也。今則仿而爲之者日多，一變而爲文體名矣。

此外各處土字，見於前人筆記，而爲目前一切字書所不載者甚多。今略舉數字如下：

𡘙。 代矮字。音義皆同。爲廣西土字。見范成大桂海雜志。

⿵門固。 音義皆同穩。廣西土字。出處同上。

⿱大坐。 音義皆同穩。兩廣土字。見桂海雜志，及鈕銹觚賸。

仦。 音嫋。小兒也。廣西土字。見桂海雜志。

奀。廣西音動，廣東音芒。瘦弱也。見桂海雜志，及觚賸。

歪。音終。人亡絕也。廣西土字。見桂海雜志。

孬。音臘。不能舉足也。廣西土字。見同上。

𡘙。音矮。人之不長者也。廣東土字。見觚賸。

砍。音勘。石之巖洞也。兩廣土字。見桂海雜志，及觚賸。

妖。音大。女大爲姊也。廣西土字。見桂海雜志。

泵。音聘。水中磯也。

氹。音泔。蓄水爲池也

圳。音浸。通水之道也。

乪。音囊。水之曲折也。

閄。音或。隱身忽出也。

不。音墩。截木作墪也。

閂。音拴。橫木上關也。以上七字，皆廣東土字。見觚賸。

圐。音潤。山西豐鎮土字。

圙。音戀。山西豐鎮土字。圐圙謂堆積物件之空院也。見近人侯鴻鑑燕晉察哈爾旅行記。

此外土字土話，見于各省志書者甚多。而未見于書籍者，更指不勝屈。其間有一部分勢力者，則莫如蘇白與粵謳；惟近人方提倡地方彩色，將來之變化，則非今日所能言矣。

古今兒童讀物之變遷

欲談文學，必先讀書，而讀書又必自兒童時始，故兒童讀物，在文學史中，亦一重要問題也。近人方提倡兒童文學；兒童文學，獨立

爲一部。在二十年以前，固無所謂兒童文學，然兒童讀物則自古有之。今略述古今變遷之跡，以備參考：

古者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以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案灑掃應對進退之節，卽實習作法；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其中書字，係指識字而言。古者史書，皆在公家；民間則但欲識字，無可讀之書也。爾雅爲字書之祖，卽周公作以詔學童者也。漢唐猶承其舊法，司馬相如作凡將篇，七字爲句，無有重字；平帝時徵天下通小學者百餘人，令記字于廷中，揚雄采作訓纂篇，皆以爲教學童之用。漢初蕭何定律，學童能諷籀書九千字以上者，乃得爲吏；唐時猶以說文字林試士；是考試亦但以識字多少定棄取，可知識字之外，初不必言文理也。

在前清末年，未有教科書以前，兒童讀物，大抵爲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詩，四言雜字，等書。先讀此類書一種或兩三種而後，卽讀論語，孟子，無論其解不解，但求熟讀能背誦而已。然考三字經等各書，由來甚古，可知自晉唐迄清末，兒童讀物，大抵不出此數種之外也。玆略考如下：

三字經。三字爲句，隔句押韻，數句換一韻。自尋常所見事物，及最粗淺之歷史知識，皆包羅其中。如云：稻，粱，粟，麥，黍，稷，此六穀，人所食。又云：蜀，魏，吳，爭漢鼎。號三國，迄兩晉。是也。此書相傳爲宋王應麟著。或又曰宋末區適子著。（見廣東新語）或又曰清黎貞著。（見邵晉涵詩自註）不知孰是。今本於歷史知識一節，直說至清初止，是或王氏先有是書，區氏修之，黎

氏增之也。

百家姓。　四字爲句，亦有韻。係聚姓氏而成，絕無文理。首兩句云：趙，錢，孫，李。周，吳，鄭，王。是書云係五代宋初錢塘人民所著。以趙列于書首者，趙乃宋之國姓也。次爲錢者，吳越王錢鏐也。其他孫，李，等。皆爲當時貴戚姓氏云。（見玉照新志）

千字文。　四字爲句，有韻。共千字，無重複者。文辭頗優美，然決非兒童所能解。如云：枇杷晚翠；梧桐早凋。是也。是書相傳爲梁周興嗣所撰。梁武帝於鍾王書中拓千字，召興嗣連綴成文，一日而就。然梁書以爲王羲之書，則在晉時已有之。或又謂此書共有二本故也。

神童詩。　此書爲五言絕詩若干首。第一首爲汪洙作。以後皆他人

所集綴。誅，宋元符時人。九歲能詩，上官聞而召見，衣短褐以進。問曰：神童衫子何短耶？誅應聲曰：神童衫子短，袖大惹春風。未去朝天子，先來謁相公。世以其詩補綴成集，為訓蒙之用，曰神童詩。（見湧幢小品）案今本神童詩首二句云。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與此不同。似為別一本矣。

四言雜字。取通俗應用之字綴為四言句，不成文理。始於何時，亦不可考。

此外更有一副讀物，曰上大人。蓋習字範本，而兼為讀物者也。其文曰：上大上，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是在唐末已有之。至北宋時已為小兒所誦矣。（見瀖迹續談。）世人取為兒童習字範本者，以其筆畫簡單，易於塗抹

故也，本無取乎理義。而祝允明謂爲孔子上父書，無稽之談，可笑已極。今姑錄其說如下：「上大人」爲一句，上書於父前也。「孔乙己化三千」。爲一句，孔又作邱，孔子自稱一人敎三千弟子也。「七十士爾。」爲一句，爾同耳，猶云堪稱爲士者不過七十人耳。「小生八九子佳。」爲一句，言八九人爲尤佳也。「作仁可知禮也。」爲一句，言此八九子作仁知禮也。此種解詁，荒謬極矣！然除此解外，更無第二意義也。

大抵自周初至清末，敎授兒童所通用者，均不外自爾雅至上大人之各物。直至清光緒二十九年，始有文學初階一書出現，蓋敎兒童識字兼造句之書，爲杜亞泉編，乃仿歐美兒童讀物而爲之者。其中圖畫，多從西文原書翻印而來，繼此而作者，有國文敎科書，然皆係

教兒童識字彙造句而用，猶未可謂文學。及戴克敦編兒童教育畫，孫毓修編童話，始有文學之意味矣。

四庫全書之歷史

中國書籍最大之集匯，當推四庫全書。四庫全書者，修於清乾隆時，古今書籍，網羅殆盡。全書計三萬六千二百七十五册寫共寫七部，用一千五百人抄寫，閱十三年而告成。今七部之中，只存三部半；近又分贈法國一部，是在全世界存三部半，在中國只存兩部半矣。此書之名貴，可以想見。今述其內容大略如下：

內容分經，史，子，集，四部。共計六千一百四十四函，三萬六千二百七十五册，二百二十九萬零九十六頁。

同樣之書，先造四部，後加造三部，共計七部。

編輯人。清乾隆帝命紀昀爲總纂。

謄寫人。七部均係手寫而成，共用抄寫員一千五百人，閱時九年。全書字字工整，無一錯誤脫落之處。書成後，抄寫員均被簡爲各省知縣，以酬其勞。

成書時間。自開始搜集至告成，共閱十三年之久。

藏書處。先成四部，分建四閣藏之，一曰文淵閣，在北京宮中；一曰文源閣，在北京圓明園；一曰文津閣，在熱河；一曰文溯閣，在奉天。後又續造三部，復造三閣於揚州鎮江杭州分藏之：一曰文匯閣，在揚州之大觀堂；一曰文宗閣，在鎮江之金山寺；一曰文瀾閣，在杭州之西湖。

亂後之散失。圓明園一部，全數毀於一八六〇年十月十八日英法

聯軍役，揚州鎭江兩部，全數毀于洪楊之役，杭州一部，于洪楊之役，損失過半，亂後杭人丁松生搜集遺亡，僅得三分之二，卽所謂半部是也。故今日所存者，只北京奉天熱河之三部，及杭州之半部而已。前杭州圖書館館長劉詢，欲派人至北京補鈔散失之書，足成完璧，因浙江省議會議撥之款，不敷應用，事遂中輟。

贈送法國。　民國九年，前法國總理班樂衞氏，來遊中國，代巴黎大學向中國政府乞得一部。日本人欲得此書一部，他國學者亦欲得之，而未能也。

印刷之艱難。　中國政府以此書如此名貴，遂擬印刷二百部，爲流傳及保存之計。九年十月一日，總統下令，以朱啓鈐爲監印四庫全書總裁。預算印成此二百部，須歷時五年至十年之久，而目前全中

國所有之紙，尙不敷用。曾招上海商務印書館總理張菊生入京商議此事，張以爲此事太大，該館尙難担任云云。

當編纂四庫全書時，紀昀又編成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二百卷，又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二十卷，皆有刻本及翻刻本。乾隆五十八年，桐城胡虔又刻其所編四庫全書附存目錄十卷；畢載書名及撰述人名，無提要。同治九年，費莫文良又刻其所編四庫書目略二十卷。

四庫全書造成後，阮元復搜得四庫全書未收書一百七十三種，仿紀昀作提要五卷；題曰揅經堂外集，刊入文選樓全集內。光緒時傳以禮重爲校訂，編作四卷，改題曰揅經堂進呈書錄，刊入七林堂校錄彙函內。又當前淸盛時，文綱甚密，凡明末遺民之

箸述，語涉嫌疑者，或銷毁，或抽毁；凡銷毁者當然不得編入四庫全書，凡私家藏有此項書籍者，在光緒以前，不敢公然示人；至光緒末年，始稍稍出現，然遺亡者已不知凡幾矣。至今所可以供吾人考證者，惟銷毁抽毁目錄一卷，禁書總目一卷，違礙書目一卷，爲乾隆五十三年刻本，近日有排印翻刻本。

民間傳說之故事

中國除通行之小說外，再有一種民間傳說之故事，流傳極爲普徧。大抵皆與神話相糅雜，是猶有初民時代之彩色也。此等故事，雖亦見於記載；然傳述者都由口頭相傳，而不知其所自來。遠者如太古蠶馬，如孟姜女，如梁山伯祝英台，近者如雷峯塔白蛇，皆是也，（晉魏間人張儼有太古蠶馬記。孟姜女即杞梁妻，其事略見於劉向

之列女傳。梁山伯，祝英台，東晉時人，其事見甯波府志。雷峯塔白蛇事，見淸初陸次雲之湖壖雜記。）
亦有始終不見於古人之記載，至近二三年，始有人筆之於書者；則可見此等故事之多矣。此等故事，大概又分兩種：一種是一地方專有者，一種是各地方所共有，而大同小異者。蓋全憑口述，爲時既久，故互有異同也。
今將近人所記者，轉餘數則如下：

石門探寶（見新聞報）

我從前聽人家說：浙江石門地方，有一座山，叫做石門山。因爲這山的脚下，有兩扇石門，終年緊閉，從沒有人能夠把他開過。有一年，這石門地方有一家農戶人家，種了十多畝的冬瓜，藤蔓

蜿蜒，綠葉紛披，很是濃茂。那農人以爲今年的收成，一定很好的了。豈知久而久之，祗結了一個冬瓜。這冬瓜却比平常的大了數倍。農人因爲費了許多栽培灌溉的心力，祗不過得到一個大冬瓜，未免惱恨，氣得索性連看都不去看了。

豈知有一天，忽然來了個江西人，問他要買那枚大冬瓜。農人回說不賣；那江西人一定要買。問他要多少代價，無論一千八百，都可答應。農人詫異道：「冬瓜外面很多，你何必定要買我那個呢。」江西人道：「我自有用處，你可不必管他。」這農人很是固執，說道：「你如能把用處說明，我便賣給你；否則無論如何不賣。」江西人爭執不過，只得向他說明道：「這冬瓜就是這裏石門的鑰匙，每當日中時候，祗須把他向石門上猛撞三下，那兩扇

石門便會開放。這石門裏儲藏着無數珍珠，寶貝，瑪瑙，珊瑚，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不難立刻致富。」那農人喜得跳起來道：「我又不傻不呆，我既有了這致富寶鑰，何不自己去發財，誰願意再賣給別人呢。」那江西人受了一頓搶白，無可奈何，祗得快快而去。

農人立刻去把冬瓜摘下，藏在家裏。到了明天，一個人抱着到山腳下，用力在石門上撞了三下。只聽得豁喇喇一聲響亮，那永不開啓的兩扇石門，果然開放得壁直。農人深恐冬瓜放在外面，被人竊去，喜孜孜的帶進了石門。心想我現在進去時，是個貧無擔石的農人；少頃出來時，便是腰纏累累的富翁了。豈知進去走得不多幾步；兩扇石門，鬨的一聲，依然緊緊關上。農人在內大聲

叫喚，那裏有人聽得！

農人的家屬等到傍晚，不見農人囘來，急忙趕到石門邊看時，那裏有一些蹤跡。只得大哭而囘。大家都埋怨江西人害人。隔了一天，那江西人又來探問得到了些什麼寶貝；農人的兒子，氣的暴跳如雷，一把拖住了要同他拚命。鬨動了左右鄰舍，來看熱鬧。及至問明底細，大家都說農人不應自己貪心，以致葬身石窟。有人問江西人究竟怎樣取法，方可得到裏面的寶貝。據說：「去時要兩人同去，並預備好火燭；把門撞開之後：一人秉燭入內，一人守在外面；等到午刻將終，急忙再撞三下，裏邊的人便可出來。倘然一交未刻，把冬瓜撞破都沒用了。現在農人，不但不依法去取，還把鑰匙放在鎖內，從此這寶藏永遠沒有開放的希

望了。說畢，不勝惋歎！

金雞（見時事新報）

離開我們村莊十里路的光景，有個地方，名叫金雞隴。因爲這地方的山裏，曾產生一對金雞，所以叫做金雞隴。這一對金雞，羽毛都是金的；到了夜裏，他便從深山裏面走出來。有一個識寶囘子，（按識寶囘子四字，是口傳如此的，不知是不知這幾個字；大約是說一個認識寶貝的囘囘敎人，然也決不定。）看見了這一對金雞，知道他是寶貝；然沒法捉得他住。後來有一天，那識寶囘子，看見人家有個小孩子，年紀十來歲了，一年四季生着病，黃瘦得不堪，只有一個頭比尋常小兒要大得幾倍。識寶囘子知他頭裏有寶，便向他的父母，將他買了下來；拿鋸子

將頭鋸開來，果然從頭腦中取出來一個金碗，識寶囘子知道這個金碗，可以引誘金雞；便拿他盛了米，走到那地方引誘金雞。果然一對金雞，從深林裏走出來，向他的金碗裏來吃米。識寶囘子，伸手去捉金雞，誰知雞沒有捉住，碗已跌在地上。立刻一對金雞逃走了；地上也裂了一條縫，金碗滾入縫裏去，也看不見了。從此以後，那一對金雞，再也不出來。因爲有這樣的一個故事，所以後來人叫這個地方就叫金雞隴。

熟豆發芽（見少年雜誌）

從前某處地方，有戶人家，住着夫妻二人。後來生了一個兒子，却是聰明穎秀，伶俐異常。不必說，他父親自然十分鍾愛。光陰易逝，轉瞬間，這孩子已到斷乳時期。他母親不知患了什麽病，

便一命嗚呼了！

再過幾年，他父親因爲沒得內助，深感不便；於是續娶了一位夫人。不上一年，也生下一個兒子。這位夫人，心思本來很惡；現在自己既有了兒子，於是看待前妻之子，和眼中釘一般。久想將他弄死；只恐旁人議論，所以不敢動手。一天，竟被他想出一個妙法來。

他暗暗拏了一粒煑熟的豆，給前妻之子；又拏了一粒生豆，給自己親生子。并囑咐他們道：『你二人將這豆子，拏到某地去種。等到生了芽的時候，就可以回來。若是沒生，就不准回來。』唉！諸君請想！煑熟的豆子，怎能彀發芽呢？這不是明明要趕出前妻之子嗎？這孩子也知道後母的惡計。看看手中的豆子，不覺悲

傷起來，很怨自己命薄。過了一回，只好領着弟弟，出門而去。這時候，正是暮春三月；一路上春鳥和鳴，百花爭放；天然風景，連名畫工也描寫不出。他們兄弟二人，走得倦了，便坐在路旁休息。做哥哥的，手裏拿着熟豆子，只是納悶。忽然間，弟弟看見他哥哥的豆子上有一條裂縫，以爲他哥哥的豆子，就會發芽的。自己的豆子，却沒有這縫。於是便想和他哥哥掉換。便開口問道：『哥哥！你這個就會發芽的豆子，我和你掉，好嗎？』原來他弟弟這時，不過十歲左右，所以不懂豆子生熟。他哥哥不肯，無奈他弟弟一定要掉，只得答應下來，又自己暗暗想：『弟弟是母親的親生子，種熟豆不發芽，也許准他回家。』他二人把豆子掉換後，又起身向目的地前進。

到了那個地方，二人各把自己的豆子種下。前妻之子，得了弟弟掉換的生豆子，不上三天功夫，居然生出雪白的嫩芽來。於是照母親所囑『先發芽先回』的話，回去了！這時，獨留着他弟弟坐在寂寞無人處，怎能彀望熟豆發芽呢？再過幾天，他弟弟竟不見了！後來，因此變了一種鳥，名叫「子規。」到了現在，那種鳥，還發出一種極悲慘的聲音，叫道：『哥哥不錯！母親眞錯！』作規勸母親的話；所以有(子規鳥)的名兒。

民間流傳之歌謠

民間流傳之歌謠，由來甚古；如老子書中，已引用古諺矣。曰：「曲則全」是也。此類諺語，爲歌謠之濫觴；周秦時書中引用者，不可勝數。如：國語所引「衆心成城，衆口鑠金。」左傳所引「畏首畏

尾，身其餘幾。」是也。今有古謠諺一書，搜羅甚備；亦有民間流傳，爲古謠諺所不收，而其體亦與古謠諺所收略異者。前清光緒三十四年，已有人編天籟一書；（單行本，現已絕版。）又一千八百九十六年，駐中國意大利使館華文參贊衛太爾，Barom guido Vitale 嘗輯北京唱歌 Peking Rhymes 一書；（中英文對照本，胡適之嘗得一册，摘錄若干首於努力週報中。）所收皆民間流傳之俗歌也。以上兩書，前者偏於南方之俗歌，後者偏於北方之俗歌，合兩書而觀之，可以見中國民間歌謠之一斑矣。

自新文學發生以來，注意於此等歌謠者尤多；日報雜誌所載，多不勝舉。而商務印書館且有各省童謠集之專書矣。

今從天籟及北京唱歌中，擇其尤有文學意味者，選錄數首如下：（

北京唱歌從努力週報轉選來。）

其一（以下六首見天籟）

青萍兒，紫背兒！娘叫我，織帶兒。帶兒帶兒幾丈長？三丈長！把娘看，好女兒！把爺看，一枝花！把哥哥看，賠錢貨！把嫂嫂看，活寃家！我又不吃哥哥飯，我又不着嫂嫂衣。開娘盒，搽娘粉；開箱子，着娘衣。

其二

一年去，一年來；又見梅花帶雪開。梅花落地成雪片，開窗等雪望郎來。

其三

月光堂堂，照見汪洋。汪洋水，漫過菱塘。風吹蓮子香。

其四

角角啼，天亮哩！

其五

螢火螢火！你來照我！

其六

楊柳靑，糞如金。

其七（以下二首見北京唱歌）

我的兒！我的姣！三年不見，長的這麽高！騎着我的馬，拿着我的刀，扛着我的案板賣切糕。

其八

小姑娘，作一夢：夢見婆婆來下定。眞金條，裹金條，扎花兒裙

子，繡花兒襖。

又漁洋詩話（清王士禛著）及兩般秋雨盦隨筆，（清梁紹壬著）均載有民間流傳之歌謠，爲轉錄如下：

其一（以下三首，皆粵西俗歌。見漁洋詩話。）

蝴蝶思花不思草，兒思情妹不思家。

其二

天旱蜘蛛結夜網，想晴只在暗中絲。蜘蛛結網三江口，水推不斷是眞絲。

其三

黃菊開花九月九，枝枝葉葉有娘名。

其四（以下三首，皆粵東俗歌。見兩般秋雨盦隨筆。）

中間日出四邊雨，記得有情人在心。

其五

一樹石榴紅著雨，誰憐粒粒淚珠紅。

其六

一更雞啼雞拍翼，二更雞啼雞拍胸，三更雞啼郎去廣；雞冠沾得淚花紅。

其七（此首爲吳船山歌，出處同上。）

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帳，幾個飄零在外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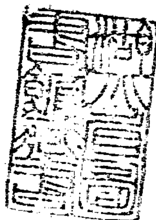
其八（此首爲杭州人吳峻作。出處同上。）

吳山脚下唱山歌，山色彎環雙黛螺。天上月兒糖餅樣，中間不信

有嫦娥。

按：七八兩首，雖亦流傳於俗口，然究爲文人所作，與天籟及北京唱歌所載不同也。

(完)



中華民國十五年八月五日四版

全書一册

定價五角

中學師範用書

中國文學史略

編著者　胡懷琛

發行者　黃濟惠

印刷者　梁溪圖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梁溪圖書館

分館　杭州保佑坊

代發行所　各省各大書局

